

亚涅斯笔下的这个村庄如同沙漠里的一种水果，外表多刺，果壳坚硬，里面多汁多肉、鲜嫩可口。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奥克塔维奥·帕斯

DSDWPQUUEPDSKNX,NZ,COFFK LX XM L XCM VN XZ TDJCNQ

IVODASJVC CMCZ,X,MCNKDPADX,ZC,XZ,XA'SDMCXCX,

KLKDSANDLFJOSAPIFDPXICXLCLNZCKZPKX,NZXLZLX NLDSP'SA

DSAFIRQW";SADFKLNSDF

KLKFLDFSDWPQUUEPDSKNX,NZ,COFF

Z,X,MCNKDPADX,ZC,XZ,XA'SDMCXCX,

DSANDLFJOSAPIFDPXICXLCLNZCKZPKX,NZXLZLX NLDSP'SA

SAFIRQW";SADFKLNSDF

LKFLDFSDWPQUUEPDSKNX,NZ,COFFK LX XM L XCM VN XZ

CMZ,X,MCNKDPADX,ZC,XZ

4SA Q SDFKPPIDSF DKPKJDFDSOIDSAPIRQW

KFLDFSDWPQUUEPDSKNX,NZ,COFFK LX XM L XCM VN XZ

VC CMCZ,X,MCNKDPADX,ZC,XZ,XA'SDMCXCX,

SANDLFJOSAPIFDPXICXLCLNZCKZPKX,NZXLZLX NLDSP'SA

IRQW";SADFKLNSDF

SDWPQUUEPDSKNX,NZ,COFFK LX XM L XCM VN XZ

VC CMCZ,X,MCNKDPADX,ZC,XZ,XA'SDMCXCX,

ANTH PLEBANDIPLPACXICXLCLNZCKZPKX,NZXLZLX NLDSP'SA

山雨 欲来

ALFLO
DEL
AGUA

[墨西哥] 阿古斯丁·亚涅斯 著

顾文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雨 欲来

AVIÑO
DEL
AGUA

[墨西哥] 阿古斯丁·亚涅斯 著

顾文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503

Agustín Yáñez

Al Filo del Agua

Al Filo del Agua © 2004 by Agustín Yáñez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Heirs of the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of Olivia

Ramírez de Yáñez, through Literación. Agencia Literaria.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雨欲来/(墨西哥)亚涅斯著;顾文波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013-7

I. 山… II. ①亚…②顾…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I 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120号

责任编辑:杨晓明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93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印张12.25插页3

2010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8013-7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自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界对介绍墨西哥文学十分重视,各种文学流派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均被陆续翻译出版。同样,属于拉丁美洲地域主义小说的墨西哥革命小说也有不少作品被介绍过来,但是,在墨西哥和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文学现象的介绍尚存在一大缺憾,那就是尚未出版阿古斯丁·亚涅斯的《山雨欲来》一书。

发生在一九一〇年由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旨在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人所共知,迪亚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天主教会等反动势力的代言人,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对外投靠美国,对内残酷屠杀印第安人,疯狂镇压工人运动,竭力压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抗,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南方首先率领农民揭竿而起;北方的潘丘·韦利亚也随即率众起义,矛头直指迪亚斯反动政权。尽管这场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政客所窃取,但是,革命毕竟大大削弱了墨西哥国内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人民在革命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权利,因而也就进一步激发了墨西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

一九一〇年的革命势所必然地为文学家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

的创作素材,一大批小说家以它为题材创作出了大量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被人们统称为墨西哥革命小说,其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墨西哥革命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以马里亚诺·阿苏埃拉为代表,特点是真实而冷静地反映一九一〇年的革命发展状况,其代表作品为《在底层的人们》(1916)。该书主要内容是:在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雇农马西亚斯不堪忍受生活压迫,带枪逃进荒野。穷苦农民纷纷追随他,并推举他为领袖。他们袭击大地主庄园,与政府军作战,队伍在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后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但这支革命军最终被资产阶级政客出卖,马西亚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牺牲。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受压迫的农民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再现了墨西哥革命的发展过程,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突破了传统手法中必须设置一个无所不晓的叙述者的做法,而改为通过书中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和反映世界,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人物或事物,结果该人或该物便出现了其各个层面。此外,富有个性化的对话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其目的是让人物独立而自然地表演,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说明问题,从而使得作品显得更为客观公正,真实可信。因此我们说,本书开创了墨西哥革命小说之先河。

第二个阶段是墨西哥革命小说的全盛时期。从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卡德纳斯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措施,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进步作家,他们深入工人和农民之中,比较宏观地评价一九一〇年的民主革命,热情讴歌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格雷格里奥·洛佩

斯·伊·富恩特斯,其代表作品为《印第安人》。

洛佩斯·伊·富恩特斯被称为墨西哥革命以及革命后社会生活状况的最重要最忠实的记录者之一。他于一九三一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军营》,描写军队宿营地的场景;次年发表描写农民起义领袖和土地改革者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小说《土地》。一九三四年发表描写一个农民参加起义军经历的小说《我的将军》,一九三五年发表其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印第安人》,并获全国文学奖。这后一部作品描写了墨西哥大革命中印第安人参战的情况。作者熟悉印第安人的语言、风俗和心理状态,他同情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理解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并且能够准确、生动、艺术而形象地展现出来。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用小说体写成的对墨西哥土著民族生活的研究著作。

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像这样旗帜鲜明地为农民说话的作品,还是从墨西哥革命小说开始的,而其中又以洛佩斯·伊·富恩特斯的小说最为突出,因此,他被视为墨西哥革命小说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之一。

第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起,这个时期部分作家开始以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墨西哥革命,冷静思考这场革命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当推阿古斯丁·亚涅斯,其代表作即为《山雨欲来》。

关于亚涅斯和他的作品《山雨欲来》,我想只须引用《拉丁美洲文学史》中我国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教授的论述和评价就足够了:

“阿古斯丁·亚涅斯在墨西哥文学史上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因为他的代表作《山雨欲来》结束了墨西哥革命小说的时期,同时开创了墨西哥现代小说的新篇章。”

阿古斯丁·亚涅斯一九〇四年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市。青年时期学习过哲学、法律与文学，一九二九年在瓜达拉哈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后在家乡任教，并主编《州之旗》杂志。一九五一年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与文学副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任哈利斯科州州长。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〇年任教育部部长，并被聘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出任墨西哥国务秘书和墨西哥语言科学院院长。一九八〇年逝世。

亚涅斯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在历史、教育、法律及民俗学等方面，均有专门著述。其文学创作属现实主义，由于他的小说力图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说明革命，因而也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心理小说。主要作品是反映其家乡哈利斯科州农村生活的三部曲：《山雨欲来》（1947）、《慷慨的大地》（1960）和《贫瘠的土地》（1962）。三部作品中，尤以《山雨欲来》最为著名。小说以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的哈利斯科州农村为背景，描写革命前乡村人民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中，他们预感到革命的“山雨”即将到来；革命爆发后，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这部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而是由众多人物的各自生活遭遇组成，主要描绘这些人物是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所以从一开始，作者就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极力突出上述人物是生活在一个封闭、单调、孤独、冷酷的小镇里：街上没有林荫路，建筑设施全都破败不堪，到处游荡着身穿丧服的女人们等等。痛苦、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浓重地笼罩着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宗教迷信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扼杀任何企图变革的希望。小说以堂迪奥尼西奥神父做完最后一次弥撒，由于意识到宗教迷信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而突然死去告终。这位神父的预感和担心就是即将到来的“山雨”——一九一〇年大革命。

为了很好地从心理分析角度来反映这场民主大革命，亚涅斯认为，欧洲先锋派作家使用的意识流手法更能表现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因此他借助对话、自述、独白、议论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意识；同时还打破传统的叙述方式，将时间、空间混合交叉起来。但他这样写出的作品也不是毫无条理的一片混乱，自由联想也不是毫无根据或者漫无边际，而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散发而又收回，经过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因此，评论界认为，该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深刻地反映了墨西哥民主大革命，在艺术手法上改革了墨西哥小说创作的陈规俗套，从而打破了四十年代墨西哥小说创作的沉闷局面，开启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除上述哈利斯科州农村生活三部曲之外，亚涅斯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古老游戏之花》（1942）、《女人群岛》（1943）、《创造》（1959）以及《时间倒转》（1973）等。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从约译到出版这个全过程中的一些相关情况。自一九八四年在我国老翻译家王央乐先生建议下顾文波先生译就《山雨欲来》的初稿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二十五年了。如今，当这部译稿行将付梓之际，我对顾文波先生仍不免怀有深深的内疚和歉意。

顾文波先生历经几度寒暑译出此书后就弃文从商了，说定本书由我和赵德明先生校订出版。然而这许多年来，我和赵先生总有还不完的文债，又兼这部作品除本身文风奇特、语言难懂之外，还时不时地夹杂上一段拉丁文，不花一番大力气是绝对校订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一拖再拖，一直没有完成此项重托。

一九九四年，这部小说被列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丛书”选题，已经无法再拖了，此时正值我的长期合作者，资深翻

译家蒋宗曹女士离休,我便求了这位老大姐帮忙校审,并且还请求另外一位鞠惠芬大姐协助她,我只是做些疑难问题的质疑和借助外国专家解决一些拉丁文的翻译(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蒋大姐、鞠大姐校审此稿过程中,发现开篇和第四章的一部分初稿丢失,后由赵德明先生补译),就这样又经历了几年周折,此书终于定稿了。所以,在这里我又要衷心感谢蒋大姐和鞠大姐,没有她们的慷慨相助,这部书稿恐怕仍会躺在我的抽屉里。然而,遗憾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将这本书操作到已经最终付型的阶段,却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又停了下来。

时至二〇〇九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到二〇一〇年是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大革命一百周年,于是决定出版此书来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胡真才、杨晓明两位西班牙语编辑为寻找和购买本书版权以及精心审读译稿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假如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出版社领导的理解与支持,这部译稿还得继续沉睡在我的抽屉里,那样将会让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尹承东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于北京西单西斜街三十六号

“山雨欲来”是农民的一句俗语，意思是说大雨马上要从天而降，但常常用于转义，表示一件大事已迫在眉睫，顷刻就要发生。

如果有人愿意，也可以为这部作品取名为《大主教管区》，或者《古老的制度》，或者什么别的诸如此类的名字。这部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写的只是众多人物各自的生活遭遇，或者正如一个主角人物说的那样，这些人物的生活有如儿童们的打弹子游戏，那些弹子在狭窄的时间和空间里滚动，在大主教管区里滚动，这个大主教管区的名字就没有必要提及了。

目 录

开篇	1
第 一 章 那天夜里	11
第 二 章 修道院里的精神修炼	35
第 三 章 玛尔塔和玛丽亚	65
第 四 章 诸圣节	74
第 五 章 卢卡斯·马西亚斯老头儿	119
第 六 章 复活节	139
第 七 章 “北方佬”	145
第 八 章 弹球	157
第 九 章 维多利亚与加夫列尔	171
第 十 章 圣十字架节	189
第十一章 会长神父	210
第十二章 升天节	229
第十三章 达米安·利蒙的不幸	242
第十四章 学生和缺席者	268
第十五章 小佩德罗	293
第十六章 哈雷彗星	309

开 篇

重孝在身的女人,比比皆是。这里,那里,夜幕下,曙光中,上午教徒组成一条长长的人流,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烧烤着,黄昏时分强烈、明快的阳光渐渐趋向昏暗,夕落;上了年纪的女人,成年女人,体态丰满的姑娘,女童女婴;教堂门廊下,寂静的大街上,店铺里,住家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偷偷打开房门。

人们痴迷,大街静穆。一排排规整的墙壁犹如一面面空洞无物的幕布。清一色石砌门窗紧闭,实心、硬木、时间久远的木门木窗没有涂刷油漆、没有玻璃,好像出自一人之手,做工粗糙而单调。时光、太阳、雨滴、惯常的双手在门廊、门楣和门槛上留下陈年印迹。没有一幢房子传出声音,笑声、喊声、哭声;但是天空中飘散着炉灶和厨房燃烧干柴的香气,伴着一片片的烟雾飞向九天。

镇中心及其附近地段,同样像个密封的坛子。河岸上、小河旁、山脚下、路口的房屋石墙土壁,高雅、庄严兼而有之。

简朴的建筑物正面大门之上竖着十字架,延绵不断的墙壁顶角上摆放着荆冠;那些石头十字架,水泥十字架,木头十字架,棕榈十字架,有的宽大,有的高耸,有的矮小,有的脆弱,有的精致,有的粗陋。

镇上唯一的欢乐气氛是每天太阳同它的光束同舞。镇上唯一的乐声是只为焦虑而敲响的钟声,教堂的窒息变成叹息声、尖厉或嘶哑的唱诗声。从来没有聚谈。人们那样恐惧舞蹈,连想都不敢

想,从来没有想过。邻里们只是表达哀悼之意或有病人时才互相探望一下,也许盼望久别的亲人回归时才有欢乐气氛。

镇子干巴巴的,没有树木,没有果园。镇子入口和公墓没有树木。广场上的树丛是用水浇灌的。河水一年中的大部分月份水流细;河底大块大块的石板,阳光下闪着光彩。光秃秃的小丘一道道地伸向同样光秃秃的地平线。山丘,除了山丘还是山丘。

镇子上没有树荫。烈日当空,一片干枯景色,到处明晃晃的:广场和街角有大块大块的石头。镇子闭关自守,镇子上的女人全身素装。全镇笼罩在肃穆之中。

洁净给镇子谱上一个生命音符。街道清扫得十分干净。房屋,哪怕河岸的房屋也都刷上白灰,没有一点年久失修的痕迹。成年男人把脸刮得精光,老汉的面孔干瘦,小伙子全身湿漉漉的,他们面色苍白,衬衣洁白,裤子干净;喜欢打扮的人穿戴很干净,骑车很干净,打工的人很干净,短裤雪白。面无血色、全身素装的女人很干净,这些面无血色、全身素装的女人是柱廊、洒满阳光的街道、偷偷打开的卧室的灵魂。阳光下、黄昏中和夜幕里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是生命和青春的音符。女人身穿素装早早地起来,从井里打水洒在院子里。

每户人家都有口井,外面的人看不见,深宅大院、房前长廊里的花草散发着清香、宁静气味。

厨房既是吃饭的地方,又是全家修炼精神的中心。女人穿着孝装,但没有戴包头,头发梳得平直光滑。

之后,打扫卧室。圣像。灯罩。把箱子用钥匙锁好。还有衣柜。衣服挂起来,酷似上吊的幽灵。竹篮里装满粮食。还有几把椅子。一切靠墙摆放着。床,床必须靠着角落(床下放着一筐,里面都是白色衣服)。屋子中间,空空荡荡的。

大厅只因为摆着许多椅子和长沙发才称其为大厅。床是绝不

能少的。特别是主人的床。屋角里摆放着镇上和家庭的主要圣像，旁边点缀着假花、圆环和瓷瓶。上天显灵，神圣的基督，神奇的十字架可能在遥远的年代对圣徒先辈显过灵。

每户人家散发出的神秘、禁锢气氛，笼罩在大街上，镇子上。教堂尖顶传下命令，指导居民的行动。钟声准时敲响，悠扬，回声不断。

整个镇子就是一座修道院，酒馆一副羞怯样子。那个可恶的小区在干涸河流的矮小斜坡上，到处荆棘丛生。镇子上没有舞曲，没有留声机，没有钢琴。镇上的女人都是全身素装。

期盼，期盼掩盖了呼吸声。必须稍稍停下脚步才能听见呼吸声，才能破译从紧闭的门后，重孝在身的女人、面孔严肃的男人、红光满面的小伙子、面色苍白的少年发出的呼吸声。必须从教堂的祈祷声和唱诗声——那种呼吸声同这两种声音混杂在一起——中听到呼吸声。那种深沉的呼吸声，高烧时用力发出的呼吸声。孩子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喊几声。他们从街上跑过时，双脚发出啪啪的响声。女人唱歌吧！她们不唱，从来没有唱过，只是在教堂里哼唱一代代传下来的古老歌曲。神父和他的使臣们长袍拖地，男人不时摘下帽子；男人、素装女人和儿童吻他们的手。当他们身披长袍抬着圣像时，侍童也披着长袍，边行走边敲击小铃，镇上人跪在街上和广场上。当铁钟缓慢地，十分缓慢地敲响十二点、三点和祈祷钟声时，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广场上，男人们都摘下礼帽。当慢慢地敲过那口巨大的铁钟，又敲响晨祷的钟声时，漆黑如洞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老人的、男人的轻微咳嗽声，长长的祈祷声有如渐去渐远的琴声；脖颈干枯的上了年纪的老者，早起的女人和农夫跪在黑糊糊的床铺上穿衣，时不时划着火柴，也许边念诵祷词边打哈欠；与此同时深沉的钟声给晨祷送来肃穆、沉重的气氛。

成双成对的夫妇是第一批去做弥撒的人。那时天还漆黑无

光；或者刚刚放亮，灰蒙蒙的。仿佛羞羞答答的样子。充满神秘感。婚庆从来不像葬礼，不像亲临弥撒那样肃穆，因为这种场合钟声悲凄、悠长，如同青烟一样弥漫天空；三个神父和四个侍童穿过门廊和大街向公墓走去，他们从上到下穿着黑色衣服，蜡烛燃着，歌声、钟声不断。

有时敲起临终钟声，传遍院落，传遍广场各个角落，传遍大街小巷，传遍家家户户，呼唤全镇人为死者祈祷。邻居唱起祷词“基督之灵，离开这个世界吧……”并且唱起了入葬祷词。

当生命耗尽时，钟声改变频率，邻居们便意识到有颗灵魂在接受严厉审判。大街上，店铺内，住家里，焦虑气氛浓重起来。进去帮助善终的人退出来；另外一些更为知心的人留下给死者穿衣，这要赶在尸体僵硬之前；审判快结束时，有那么一刻充满敬穆。

星期天和弥撒日要敲响钟声。星期四晚上也要敲。只是有太阳时敲响的钟声才是快活的。太阳是镇上的快乐，几乎是一种无名的快乐，掩饰起来的快乐，给人以亲切感，给人以希望，是潜意识的快乐。

给人以亲切感，给人以希望，是潜意识的快乐，也是恐惧，恐惧挥动无形的双手，尸体一样的双手，从紧闭的门窗探进来；这恐惧从全身素装的女人的眼睛、她们在街上行走的急促脚步、她们抽搐的嘴角看得出来，从男人的严肃表情和孩童的沉默中看得出来。

希望，贪婪的希望，苍白的希望和恐惧，恐惧，在房门的锁孔里，在窗户的干裂的合叶上吱吱作响；在忏悔室的角落里，在阴暗无光的小教堂里，在洗礼盆里，在圣水盆里，在黄昏时分，在大街上，从早到晚有一种气味，刺鼻难闻，那是汗臭味，盐味，潮霉味，是恐怖的先兆，焦虑的先兆，但永不爆发，永不伤人，压迫外乡人的喉咙，也许是镇上人的快乐，忏悔的快乐。

月夜里，这些恐惧和希望逃离出来，脚步很快，可以听到它们

的脚步声,在街上,在墙壁上,在平台上疲倦、剧烈飞奔的声音。呼啸而至的风吹打着衬衣,把外衣和裙子掀起来,拍打着房屋,拍打着静静飞翔的黑色失明小鸟,小鸟有一双吸血蝠的翅膀,夜鸟或雀鹰的翅膀,鸽子的翅膀,对,刚刚逃出的蠢鸽的翅膀,这鸽子会很快回来,钻进屋檐下。月夜里,希望总是乘风飞翔,恐惧紧紧跟随,极尽威胁、诅咒之能事,不时尖厉地喊叫着;那是风在呼啸,但听不见,希望从月光下跳到阴影处,又从阴影处跳到月光下,而恐惧无论怎样跳也无济于事。这场古老的舞蹈持续大半夜。疲劳过后,凌晨时刻,还有月光,开始敲响晨祷的钟声,希望又和恐惧玩起这种跳舞一样的游戏来。天渐渐亮起来,恐惧走向胜利;一整天,恐惧首先要光顾门廊、街道、广场,而那时希望却瘫躺在面颊上,嘴唇上,眼帘上,额头上,双手上,躺在面部的皱纹里或钻进黑暗的屋子里,汗水使镇上的空气变得潮湿起来。

月夜里,在河边的房子里,谁知道在地处中心位置的某幢房子的深处是不是有人在偷偷弹奏吉他,旋律悲伤,表达心中的希望。月夜里,人们在羞羞答答的酒馆里哼唱一支亵渎神明的歌曲,恐惧的歌曲,驾驭希望的骑手。月夜里,广场上一块块僵硬的石桩子上有一种甜蜜的悲哀;这些石头闪烁着为失踪的拿撒勒和撒玛利亚的激情而显现出来的悲哀。即使在月夜里,谁知道在漫漫长夜里这些条石是否听见过情人的对话;是否只有孤独中的希望才来此憩息;恋人决不会在石沿上用炽热颤抖的双手相拥。干巴巴的石头被时间磨得精光。

在阴雨的下午,或大雨滂沱的时候,或雨后,空气中飘浮着石墙、木块和潮湿街道的气味,在电闪雷鸣的夜晚,暴雨来临的清晨,阴沉沉的上午,在牛毛细雨的日子里,当夏季酷暑难熬时,当冬日寒气逼人时,希望也跑出来,听见希望用舞曲的旋律走路,听见希望用痛苦的声音哼唱亵渎神明的歌曲,这时视而不见的魔鬼出来

玷污房屋正面的十字架，墙上的十字架，街角上的十字架，赌场里的十字架，公墓大门口的十字架。恐惧像法警、像精神病人护士那样要用黑色衬衣和白色衬衣，用铁链把希望束缚在铁钟的符咒上，束缚在长袍的阴影里。

镇子永远处在四旬斋里。春天和夏天都下着牛毛细雨。油画《尚未结束的耳朵的愤怒日子》。往额头洒圣水的仪式。《亚萨的诗》中惩罚脊背的诗句。喂，眼睛好好看着《弥撒书》。请记住，《永远安息》的祷文。最后命运^①的四骑士，城市警察，在街上不停地巡逻，监视人们的住所和心灵。“从墓穴深处”是念给舌头和喉咙听的。眼睛，祈祷，额头和两颊的港湾。

幽灵的镇子。街道是一座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到教堂去。把心中必须讲的事倾吐出来。全身素装的女人手里拿着念珠和祈祷书，或者说用手臂挽着强加给她们的篮子，她们的动作迅速而有节奏。那是圣事使用的篮子，简短的寒暄。也许在门廊下停下一会儿低声说几句，停很短时间，好像很害怕似的（但是，应该注意，看清楚她们如何常常慢慢走到门口，似乎不愿意人家给她们打开门，带着俘虏一样的表情走进去，把一切希望抛在冷板凳上。应该注意，大门重新关起来时，她们会发出叹息声）。对了，有男人站在街角处和店铺外面，或坐在广场木凳上；他们人数不多，不怎么讲话；看上去好像在沉思着，看着街上的情景，眼睛毫无反应。夜幕降临后，在摇曳不定的街灯照耀下一定会有脚步声和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深夜或者凌晨，在房门锁孔旁或窗户裂缝处，能听到噤噤喳喳的说话声。噢，太神秘了！战胜了四骑士；生命打碎了闸门；不过，如同镇上习俗要求和允许的那样，那是小心翼翼地躲在阴影中间。那时，教堂的钟还在沉睡。而书面语言最好、最忠实、

① 指死亡、受审、地狱和天堂。